

我和甬剧

沃幸康

去年，影视人陈一秋找到我，拍了一个专题片《一生只做一件事》。我17岁进入甬剧团，长期从事表演，后来做甬剧的研究、传习工作，退休后又被聘为甬剧团的艺术总监。50年来，我的工作内容始终没有离开过甬剧。

对于这个剧种，我是如此痴迷。几年前，有段时间，因为怕影响家人，晚饭后我就偷偷到地下车库去唱几句。结果有人向物业投诉，说有人可能神经不正常，几次停车，都听到他在那里哼唱越剧。我一听又好气又好笑。投诉的应该是个年轻人吧，连甬剧和越剧都分不清。既然被投诉了，那还是在家里压低嗓音唱吧。

我演过六十多部戏，七十多个角色。可能有人奇怪，戏和角色怎么就不对呢？在甬剧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里，我就演过陈喜、指导员和飞飞三个角色。而《雷雨》呢，年轻时我演周冲，中年时就演上了周朴园。曾有观众说我传统戏、现代戏都能演，亦庄亦谐，演得了正气凛然、器宇轩昂的正面人物、英雄人物，也演得了反面人物、小人物和边缘人物。其实，这跟我们甬剧的特点有关。甬剧是用宁波方言演唱的剧种，带着浓郁的草根气息，蕴含着民间的智慧。她是从田头山歌、唱新闻、串客、宁波滩簧、四明文戏、改良甬剧、新甬剧一步步走来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小剧种不断发生蜕变，由乡镇文化向都市文化融合、提升。甬剧的题材非常广泛。有清装戏、西装旗袍戏，也有大量现代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有《亮眼睛》《两兄弟》《秀才的婚事》《罗科长下岗》《风雨一家人》等戏，都紧跟时代的潮流，让观众觉得戏里演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，亲切，接地气。演员们也不受行当或者程式的束缚。我们剧团的几位男演员，都能够跨行当表演。比如，我和虞杰大多数时候演小生，但是在《三县并审》中，我们就演了一对长工阿金和阿牛，俚俗、诙谐，还有些夸张，当时，就听到台下观众的阵阵笑声。

我对自己印象最深的角色，莫过于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《典妻》中的“夫”、《风雨祠堂》中的程家传和《宁波大哥》中的王永强。《雷雨》我曾专门著文，这里就不提了。《典妻》被称为甬剧里程碑式的作品。开始大家有些担忧，可能我先演演的都是比较儒雅的角色，现在却要演沾染了恶习的懦弱猥琐的“夫”。怎么去表现这个角色？我读了柔石先生的原著，还读了他与之相交甚厚且非常敬仰的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，也看了电影和沪剧。最后，我对这个剧本（罗怀臻先生编剧）中“夫”的定

位是：悲剧人物。其悲剧，有社会原因，也有自身原因。怎样看待这个人，应该是像鲁迅先生对国民的深厚复杂的感情那样，是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。”在演《宁波大哥》时，我曾仔细阅读作家蔡康老师的《生死兄弟情》，也曾到黑龙江祭拜剧中大哥的原型李信国的墓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到自己就是剧中的“王永强”，一声大哥怦然泪下。

我演得最过瘾的角色是《风雨祠堂》中的程家传。起初，他懦弱、自私、无担当。多少年后，他受到生活惩罚，被曾经的爱人报复。他恐惧、愤懑、觉醒、抗争，最后能豁达而宽容地面对一切。这考验着我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和表演的基本功。这个角色使我获得了上海白玉兰配角奖。

作家史鹤曾写过一本书《台前幕后——甬剧名角沃幸康的舞台心路历程》。甬剧，不仅让我实现了舞台梦，而且，还缔结了文字缘。有一个阶段，我曾在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（现为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）搞传习工作。在时任院

长郭国强的主持下，我们开始了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。我和学者庄丹华、友燕玲编撰了《甬剧老艺人口述史》。我们采访了沪甬两地的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音乐人等，做了口述，还搜集到不少珍贵的老剧本、说明书和黑胶唱片。现在想来，那确乎是抢救性的。在书面世前后，柳中心、天方、全碧水、郭兴根等老艺人就去世了。

退休后我被聘为宁波市甬剧团艺术总监。这几年，甬剧团上了几部新戏，如《筑梦》《药行街》《江夏街》和《红杜鹃》等，还复排了一些经典剧目。近期，甬剧的第九代演员上演了《雷雨》。青年演员的嗓子、身段都不错，就是需要舞台的历练，需要生活经验、舞台经验的积累。新荷初绽，雏凤声清，甬剧后继有人，我们真的很欣慰。我想，以前我们的老师也曾手把手地教我们，所以，我们也有责任把甬剧传承下去。而且，作为宁波市的文史馆员，我也把传播作为我的一块重要的任务。我在市图书馆、天一阁·月湖管委会、社区、学校等做关于甬剧的讲座或者参加戏迷们的小型沙龙。有高校的学生来拍摄关于非遗的片子，我都尽力给予帮助。我想，我所有的荣誉是这个剧种给我的。凡是对这个剧种有好处的，我都愿意做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新宁波人和本地的年轻人了解甬剧，至少，不要连越剧和甬剧都分不清。



山月随人归

岑其 绘

老鸡翅木棋桌

应敏明

鉴赏与收藏

古人有八雅，琴棋书画，诗酒花茶。其中的棋指围棋。围棋体现了古人智慧，棋盘为方，棋子为圆，寓意天圆地方，棋子黑白，寓意阴阳。下棋当然可以以地为桌，席地而下，也可随便找个平台。但有张好棋桌，下棋之事便更为风雅。棋桌在唐代就已出现，此后为历代文人所喜爱。棋桌于文人，犹如理想的战场，两军对垒，赤壁鏖战；于藏家，则是心心念念的宝贝。

我有个杭州朋友，是位报人。爱好下围棋，业余五段，曾担任杭州马晓春围棋俱乐部主任。一次来宁波，我请了一位业余高手和他过招。一开始他再三推诿，我以为他怯场。但当我说到今天这盘棋在我收藏的一张清代老棋桌上下时，他马上来了兴致，欣然应允。那天，他输一盘棋，输了那目。后来他说，他一边下棋，一边想象着古人在这张棋桌上对弈的风采。回杭前，他试探着问我是否愿意转让这张棋桌，给俱乐部添点贵气和文气。但这张棋桌是我多年前亲自上“地户”跑来的，实在不忍割爱，只好婉拒。

二十年前，一天在宁波交易明清老家具的“西站”市场，我碰上“跑地皮”的陈师傅。他告诉我，上几天在宁波孝闻街一户老宅里，看过一张老红木小方桌，样子煞是好看，可卖家开价高，没有买下。

我一听，老红木，小方桌，觉得可能是棋桌。收藏界有句行话：百张老八仙桌易得，一张老棋桌难觅。我当即要求陈师傅带我去买，并承诺倘若成交我按规矩支付10%的佣金。那是夏天，我们来到孝闻街一户老宅门口，老陈先进去探个情况，我在门口等候。



棋桌（应敏明供图）

过了一会，老陈出来说，妥了，叫我进去看桌付钱。我走上二楼房间，一张小方桌待在角落，上面落有薄灰，看形制我知是张好棋桌。我用手轻轻地抹去一点桌面薄灰，木质纹理露出来，不是原先老陈所说的老红木，而是老鸡翅木。我一见钟情，也没怎么还价，付了一万元钱当即成交。卖家是位胖胖的中年人，记得他当时说了句：我家上代人喜欢下棋，我不喜欢。桌子一拉回家就开洗。玩古玩

的人都喜欢自己洗，怕被外行洗坏了包浆。此桌灰垢较厚，我提来一桶水，放入少许食用碱，拿起抹布将桌子角角落落擦上一遍，待片刻，再用自来水冲洗，而后放置在阴凉处晾干。晾干后再用软布擦上几遍。完成这些工序后，这张棋桌就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我面前：典雅、文气。该棋桌，桌面正方，独板，宽77厘米，放围棋正合适，高85厘米，比一般桌子略矮。四边各有一个抽屉（每边看上去都有三个抽屉，其中两个是假抽屉），抽屉下饰雕镂空明式草龙纹，雕法古拙。四条直腿方正，腿脚雕有回字工。整桌线条挺直，边角圆润，打磨到位。除了抽屉用楠木，其余均是老鸡翅木。这张棋桌从形制、用料、纹饰、包浆、做工等方面来判断，系清中期明式甬作棋桌无疑。

我对老鸡翅木家具具有偏好，因其颜色沉稳，纹理漂亮。鸡翅木因木纹似鸡翅的羽毛而得名，明清时期，鸡翅木是仅次于紫檀、黄花梨，和铁力木齐名的名贵木材。鸡、吉谐音，古代有“有鸡必定喻吉”一说。许多人或许不知道，明清老鸡翅木和今天所谓的新鸡翅木不可同日而语。王世襄先生认为，老鸡翅木“肌理致密，紫褐色深浅相同成纹，尤其是纵切而微斜的剖面，纤细浮动，予人羽毛璀璨闪耀的感觉”；而新鸡翅木“木质粗糙，紫黑相间，纹理往往浑浊不清，僵直无旋转之势，而且木丝有时容易裂起茬”。老鸡翅木还有个优点，年份一久，包浆出色，该棋桌皮壳温和油亮，有玉质感，光可鉴人，给人一种厚厚的含蓄美。

收藏有这么漂亮的一张棋桌，可惜我不会下棋，似有暴殄天物之感。好在，这张棋桌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，而我信奉“美与实用同样重要”。



朱金木雕花板

何晓道 文/图

朱金木雕又称朱金漆木雕和全漆木雕，是宁波传统工艺品“三金”（金银彩绣、泥金彩漆、朱金木雕）之一，系国家级“非遗”项目，它以樟木、

椴木、银杏木等优质木材为原料，由浮雕、透雕、圆雕等形成。运用了贴金饰彩，结合砂金、碾金、碾银、沥粉、描金、开金、撒金、铺绿、铺蓝等多种工艺手段，并涂以中国大漆而成。木雕构图饱满，造型古朴典雅，雕刻精美，内容多是喜庆吉事、民间传说等，具有宁波独特的地方风格。

朱金木雕花板，是床、轿子、戏台等家具、器物 and 建筑的构件，人物、花鸟虫兽是其常用题材。笔者收藏的这组人物系列清代花板，人物造型生动，场景趣意盎然，雕刻功力深厚，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美术作品来欣赏。



春容温暖胜于人

——说说沈周

枕流



一般印象中，艺术家大都是感性的，甚至是情绪化的，具有张扬的个性，不羁的灵魂。比如徐渭、石涛，一激动，简直可用画笔在宣纸上绘出一世界的癫狂来。而像朱耷、金农这些，看上去笔墨似乎波澜不惊，但稍懂点行的观画人，就不难看出那墨分五色的背后其实也潜藏着涌动的暗流。譬如金农的梅花，有人评价是“画得死去活来”。我倒觉得金农之梅宛如疾风下的劲草，旁逸斜出，摇曳见风骨。这份风骨里，明显带有绘者自己的倔强。

上述这类画家是注定要“笔落惊风雨”的。而沈周呢，他非常温润，乃至至柔至润。明代书画家沈周家境优渥，自小饱读诗书，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。按惯例，像他这样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读书人，接下来的“人设”毫无意外地将要参加科考，博取功名，走上仕途。但沈周却先为自己占了一卦，卦辞曰：嘉遁贞吉，意思是你应该隐退，这样对你最好的。沈周真就遵照卦意，毫不犹豫地过起了种种读书画画的生活，顺势还画出了《吴中山居图》《湖山家趣图》等好

些恬淡优雅的作品来。沈周的选择，跟他平和的性格分不开。他性子好，温良里面满含着善意、宽和，所以人缘好，朋友多。一次，某太守向沈周求画。古代太守出行，常用五马驾车，所以“五马”成了“太守”的代称。可这位太守文化水平有限，不知道这一知识点。当他看到沈周为他画的画中只有五匹马时，觉得他小家子气，直言道：“岂无一人相随耶？”沈周赶紧又为他画了六个随从，以增排场，还开玩笑：“无奈绢短，只画仗前导三对。”意为：这画面的绢布短了点，如果长点的话我就能为您画上更多的随从了。太守表示赞赏。

笔者看一些古代画家的传记，发现恃才傲物的很多，无才傲物的也不少。偏偏这个沈周，有可恃之才，却无傲物之态。对周围的人、周围的事，他都能心平气和地善待之。

沈周还经常画一类图，就是《夜坐图》。在雨丝绵绵的夜晚，在雪片纷飞的夜晚，在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在万籁俱寂的夜晚，他独自静坐，让飘摇的心思静止，凌乱的心境明澈。我们很难揣摩这位大画家夜坐时究竟在思考什么，唯一能猜测的是：他一定不是在琢磨什么红尘俗事，他思考的境界一定很大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观他的画，山渺水阔，意境幽远，绝非小格局的画家所能掌

控。自然万物，汇至笔端，考验的不单是一个画家的专业技能，还有他的情怀、见识、眼光。记得有个蛮著名的小故事，是这样的：沈周极喜欢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花重金购得。但这幅旷世杰作被一个朋友借走后，便下落不明。换成别人那肯定是不依不饶了。但沈周没有。一段时日，他发现此画竟在市场上流通。这时，沈周完全可以告官，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至宝。但他不愿让朋友身陷囹圄，并没有打官司。可同时他又深爱此画，怎么办呢？他凭着自己超强的记忆力，把《富春山居图》给“默写”了出来。

沈周是“吴门画派”的开创者。其画既珍且罕，模仿者自是不乏其人。那些人仿了他的画后，谎称是“沈周真迹”，拿到市场上售卖。结果有买画之人因凭自己的能力难辨真贋，干脆拿着卷轴去找沈周本人鉴定。沈周一看，说这的确是我的画。可有画无跋，未免遗憾，我再给你加上题跋吧。如此一来，那画即便不是真迹，也成了“真迹”了。沈周就是这么质朴纯良。

对于沈周的画，我是喜欢的，对于沈周为人，我是倾慕的，对于沈周所达到的那种心态境界，我是高山仰止，难以企及的。世间有这样温暖的人，真好！

对了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：《富春山居图》原作中，不管渔人还是樵夫，共有八人。但沈周的那幅仿作中却多了一人，合计九人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沈周记忆出了问题，给记岔了，而是他太喜欢那幅画了，于是把自己也画进了富春山水当中，优游其间，何其乐哉。可见沈周为人非常平和理性，但对艺术，他仍有不输于任何优秀同行的炽热情感。